

皇家姐妹

伊丽莎白二世和玛格丽特公主

(英) 安妮·爱德华兹 著 王迈迈 兰金仁 译





责任编辑 刘 青 封面设计 方隆昌

ISBN 7-5354-0586-X/K·12 定价:4.70元

4111

皇家姐妹

伊丽莎白二世和玛格丽特公主

英 安妮·爱德华兹 著

王迈迈 兰金 译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英国皇家姐妹伊丽莎白二世与玛格丽特公主为主线，以皇室其他成员为纬线，全面真实地叙述了皇家姐妹的童年、少年、成年时代的生活；披露了鲜为人知的皇室生活的一些内幕，英政府、教会对皇家姐妹的个性发展、婚姻、恋爱的影响，干预。

伊丽莎白二世的贤明仁慈，沉稳持重，秉公行事的形象，玛格丽特热情奔放，聪慧过人的性格，在作者笔下都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这部唯一介绍皇家姐妹的传记问世后，成为1990年全美最新畅销书，随即畅销于世界各地。该书对于我们了解英国社会和政体，也将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Anne Edwards
ROYAL SISTERS

Queen Elizabeth II and Princess Margaret

根据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1990年版译出

第一章

爱德华八世驾驶着他那崭新的车子——此时在英国几乎还无人知晓的一辆美国造福特牌旅行车，沿着温莎大公园蜿蜒曲折的路，朝着他兄弟伯蒂——约克公爵的乡间别墅“行宫”驶去。国王身旁坐着他的美国情妇华丽斯·辛普森。后排是另外三个美国人：格拉迪斯，迈克·斯坎伦和赤狐格温（因她赤褐色的头发而得此名）。他们向来是国王在乡下隐休之地观景堡的周末客人。这次兄弟间的拜访是临时安排。灿烂的阳光洒满四月的大地，“我们把车子开到行宫去。我想叫伯蒂看看这辆车。”国王这般建议，他们便都挤进车子随他启程了。

行宫被巨大的栎树林遮盖着。直到车子拐进一条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沙质车道时，才见此路直通那栋硕大无比的桃红色建筑物的正面，它的四周是低平的带有城垛的白色围墙。该建筑原为一处围猎用的农舍式小屋，取名下宫，建于1814年，是乔治四世躲避他那难以忍受的夫人和无法理解的臣民的隐居地。维多利亚女王最爱描绘孩童时代的她，如何被带

到此地，和在暖房听国王的日耳曼乐队演奏的情景。1931年，伯蒂的父亲乔治五世把行宫租借给约克夫妇，他们便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使之成为一座现代化的行宫。扩建完工时，行宫油漆成桃红颜色，这是约克公爵夫人伊丽莎白最喜爱的童年之家——圣保罗的瓦尔登贝里的色彩。行宫对她意义重大，因为这是约克夫妇即将拥有的第一座王室住地。她对各种材料的选择，对花园和外观的重新设计，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她的魅力颇具传奇色彩，她的举止充满了女子的娇柔，但是这位公爵夫人却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性。她极力维护自己的家庭，恪守自己的伦理道德准则。她在嫁给约克公爵之前名叫伊丽莎白·勃衣斯·里昂，是斯特拉思莫尔即金霍恩十四世伯爵的女儿。不过，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仍是平民百姓。象辛普森夫人一样，她通过自己的社会交际，进入了英国皇室家族。由于一种奇怪的巧合，这两个女子都可声称是三个英国国王的后裔，并且母系拥有公爵爵位。但相似仅此而已，一汪大海，两种文化，两样生活把她们完全分隔开来。辛普森夫人曾离过婚，眼下嫁给了一个不知在哪里供职的绅士，过着一种为人不耻的生活。在公爵夫人眼里，她既不是国王合适的伴侣，也不是皇室受欢迎的客人。尽管心情如此，她仍准备扮演一个殷勤女主人的角色。

这时国王沿着门前的圆形车道转了个360度，神气十足地停下车。停车时，坐在车里的人看见楼上的一扇窗户里伸出两颗机灵的小脑袋，年少的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公主按捺不住她们的好奇心。大门打开了，一条科奇狗沿着前门台阶从屋里跑出来，汪汪直叫。里面传出一声尖锐的口哨声，狗急

忙转回身，跑进了里屋，约克公爵和夫人站在门口恭迎着他们的客人。

寒暄过后，国王执意要让兄弟看看他那锃亮的新车表演一番。他俩的相貌——嘴形和面部表情隐约有些相似，虽然国王年长一岁半，但他光滑的脸相、单薄的身材和轻盈的步伐使他看上去倒显得更为年轻。两兄弟中，伯蒂总要脆弱、胆怯一些。如果背上一次重要演讲的包袱，或受到数次抽搐的折磨，他有时会不停地眨眼，并且嘴巴周围的肌肉常常失控。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同酗酒展开了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他那瘦削的脸上也刻下了永久的憔悴面容。国王则正好相反，他从不操心控制自己的酒癖，却保持了一个男子的魅力。这种魅力被自己不高的身材和时髦的服装衬托得更加突出。

两兄弟见面时，华丽斯·辛普森对他俩比较下形成的悬殊差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解释那辆车的优点时，国王充满热情和魅力，而约克公爵则很腼腆，一言不发。很显然，他对这种美国的新奇发明将信将疑。直到国王列举了这辆旅游车的种种优良性能后，他的弟弟才显出几分真正的兴趣。“走吧，伯蒂，”国王催促着，“我们稍稍遛一下，我要让你瞧瞧这辆车使唤起来是多么得心应手。”他们开着车走了，国王握着方向盘，他那仍疑心重重的兄弟坐在他身旁。

辛普森夫人通过那扇敞开的门，看见一个相当不错的大厅，厅里有一个楼梯，台阶低浅、宽阔，铺有鲜红的地毯，台阶旁是未涂油漆的橡树简易栏杆。门口放有硕大的中国瓷花坛，坛里有连翘花，开满了金黄色鲜花的枝条几乎顶着天花板。墙上挂着骏马图。那条科奇狗以及另外两条小狗在楼梯上疯疯癫癫地跑上跑下，楼梯顶上一对摇马位居两侧，其

主人是两个金发秀女，总的印象是朴实与夸张相结合，而这与辛普森夫人那更为深奥微妙的心情则很不协调。

她与公爵夫人以前曾偶然遇到过几次，也只是相互谨小慎微地交谈几句。自从乔治五世元月20日——仅3个月前，去世以来，皇室里便酝酿着一场风波。皇室成员都知道国王给了辛普森夫人大量的珠宝，包括一对据说价值超过5万英镑的绿宝石，并且还深深地爱上了她。英国的国民对新国王糊涂到何种程度尚无知晓，而约克公爵夫妇担心此事已经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了。

想到公公——国王乔治五世刚刚去世，举国上下还在哀悼，公爵夫人对她认为的这一皇家丑闻感到束手无策。她怎么也喜欢不了这个美国女人，但眼下公爵夫人非凡的魅力不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也恰到好处。她谦恭地把客人引到客厅，色彩艳丽的鲜花挂图装饰着墙壁，太阳从敞开的法国式大门照射进来，穿过那间大厅，投下一道金色的彩带。大门外有一个宽阔的石砌平台，平台外便是花园。公爵夫人身穿一件薄绸礼服，这套服装使得她的整个身段都显得更加婀娜，她的肤色更加白皙，也更加突出了她令人惊叹的蓝眼睛。她那乌黑飘逸的秀发下——一束雅致的刘海撒落在前额，露出圆圆的面孔。当她站在强烈的阳光下时，颇象英国著名画家庚斯博罗画中的美人。

辛普森夫人那苗条而无可挑剔的身材配一套印花布料便装，做工极为考究。她自信地面对女主人。虽然用老眼光看来她不算美，但她非凡的气质，修长的脖子，高傲的脑袋，迷人的紫罗兰一样的大眼睛，突起的前额，中分式流行发髻以及赤褐色的头发都很引人注目，让人羡慕不已。她比曾在

报刊杂志上登出过的照片还要惊人得多，但使大多数首次见到她的人感到惊奇的则是她那轻快活泼、优美动听的美南方口音，尽管她并非典型的南方美女。华丽斯·渥菲尔德·辛普森出生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是南北战争时期来自该州的著名的南部邦联军官亨利·麦克蒂尔·渥菲尔德将军的孙女，而她母亲则出生于弗吉尼亚一个值得夸耀的贵族世家。

屋里的人都意识到公爵夫人对辛普森夫人的态度暗中冷淡。辛普森夫人后来评论说，她“明显感觉到，国王使得约克公爵对那辆美式旅游车有了兴趣，却未能使公爵夫人对他的其它美国爱好感兴趣”。男人们回来时，两个女人都如释重负，于是公爵夫人便匆忙提议一起去逛一逛花园。

宽阔的石阶下面是草坪；草坪外面古老的苍松翠柏，犹如座座宝塔，直冲云霄。园子里盛开的五颜六色的鲜花令人目不暇接，一簇簇风信子在花坛中争芳斗艳，平台两边壮观的围墙上盖满了盛开的茉莉和开着鲜亮红花的蔓生植物……还有一个更为整齐的玫瑰花园，人行道上铺着碎石，周围是修剪得方方正正的矮篱笆。因为公爵夫人对玫瑰特别爱好，所以英国生长的玫瑰，这个花园中都能找到。

就在这群人对观景堡和行宫花园的优劣进行比较之时，“汪汪”，忽然从四面窜出几条受到刺激的狗——几条拉布拉多狗，活跃的科奇狗，最受宠爱的一条名叫“楚楚”，这条小狗有一身瀑布般银白色的皮毛，公爵夫人陪伴着客人们回到客厅用茶时，牵起系在它身上的绳，把它抱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两位金发碧眼的小姑娘（一个10岁，一个6岁）在她们年轻瘦削的家庭女教师玛丽扬·克劳佛德（克劳菲）的陪同下进来了。在门口，姐妹俩互相推挤着让对方先进。公爵清了

清嗓子，姐妹俩惊得突然停住了步子。她们面对着国王稍稍屈膝行礼——知道他就是大卫伯父，然后走过来亲了亲他。两个姑娘都极为喜欢她们英俊的金发大伯，从前他常常来到约克夫妇家中和侄女们嬉闹玩耍。当他对着玛格丽特的耳朵说悄悄话，逗得她咯咯笑时，大家便一下子察觉了他的慈爱。他抱了抱她，这附加的表示也许意味着他对妹妹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

“她叫丽丽贝特，她叫玛格丽特。”公爵向辛普森夫人介绍他的两个女儿说（大女儿修长，非常漂亮，小女儿象一个迷人的洋娃娃，有一张小小的、胖胖的脸蛋）。姐妹俩穿着同样的皇室格子花呢短裙，黄色的套衫。她们和辛普森夫人握手（她的手和她娇小的身材比起来，大得出奇）时，用毫不掩饰的好奇心审视着她的脸。一位皇室工作人员曾提到辛普森夫人大伯间的珍闻秘事，被她们听到过。（一位皇室的男仆曾声称，有次偶然发现国王双膝跪在观景堡花园里，为斜倚在一辆轻便马车里的辛普森夫人涂染脚指。他解释说：“看到陛下如此不成体统，真叫人难以忍受。”）可是辛普森夫人对姐妹俩的无礼要么疏忽了，要么没有意识到，因为她后来说，她俩“都是白肤金发碧眼，举止如此优美，如此超群绝伦，就好像是径直从图画书中走下来的人物”。

过了一会儿，最先欢迎客人的那条科奇狗杜基窜入屋里，从盘子里偷了一块饼干跑掉了。它使半小时左右的吃茶点时间在最后一刻轻松了一下。克劳菲后来写道，辛普森夫人“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和新国王讲话。我记得她把他引到窗子边，建议哪些树可以如何移走，并且挖去部分小山，以便看得更远一些”。既然行宫属于君王，是由陛下御赐（这意味着不用

付房租，不用交地方税和国家税）租借给约克夫妇的，那么这番话自然会造成尴尬的处境。美国客人都感到很不自在，约克公爵和两个女儿则基本上沉默不语；不过国王和弟媳却不管别人说什么，只管自己说个不停，他们在谈论如何种好玫瑰花。

终于，国王站起身，屋里其余的人也顺从地效仿着。他拉着兄弟的手，场面非常动人。伯蒂的脸红了。辛普森夫人疑心他们先前出去看车子时曾讲到了她的情况，因为公爵返回时对她的态度突然冷淡起来。现在他把国王和客人送到了车边。公爵夫人则在屋内。

辛普森夫人对约克公爵家中的随便留下了深刻印象。孩子和狗都享受着自由，不同于国王曾向她透露过的呆板气氛——而他们兄弟俩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长大的。

旅行车环绕着车道，朝着观景堡掉头而回时，华丽斯·辛普森瞥见小姐妹斜着身子，从她们刚才探头看大伯到来时的窗子窥视着。“当然啦，她们对这辆车会感到好奇。”她后来告诉一位知己说。其实，更能引起她们好奇心的，恐怕还是辛普森夫人。“克劳菲，她是谁？”国王和辛普森夫人一走，丽贝特就问道。女教师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但姐妹俩听到克劳菲说她们的伯父“被辛普森夫人迷住了”。可能她们还不懂得“迷住”这个词的含义，但听起来象有一种不祥的色彩。

她们也不可能知道，几个月后，辛普森夫人就会不仅改变她们的生活，而且还将改变她们姐妹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

丽丽贝特出生的那一年——1926年，英国正处于工业秩序混乱的边缘，有人正在号召举行煤矿工人大罢工。各地支起了巨大的帐篷作为餐厅，公益小姐和政府职员分发着食品，饥饿的人们在此狼吞虎咽。在白金汉宫，守门的警卫用他们的红外套和熊皮衣服换取咔叽布军便帽。宫内盛行紧缩节约的风气。玛丽王后^①要求厨房节约，开支减少20%，禁止吃零食。

玛丽王后意志坚强，铁面无私。在皇室成员的心目中，她不是乔治五世的妻子，而是英国的女王。她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玛丽王后有6个孩子，是一位严厉的母亲，也是一个很难相处、非常苛刻的婆婆。虽然斯特拉思莫尔勋爵夫妇的女儿伊丽莎白·勃衣斯·里昂终于在1923年答应嫁给伯蒂使王后感到高兴。（她认为这桩婚姻有助于稳定她的第二个儿子，他总是让父母亲格外操心。）但她却很少想到伯蒂妻子的

^① 乔治五世之妻。

才智或者说艺术欣赏的能力，也很少挑选她来陪伴自己。媳妇产期临近，很快要做母亲，她也不催促国王为约克夫妇恩典一处豪华舒适的房子。国家遭受如此危难，她不能默许皇室成员花费她们认为是不必要的开支。

经过一个代表团的长期协商，终于定下了一个合适的住处，这就是与海德公园角相距4个大门，位于皮卡迪利大街145号的皇室住宅。但该住宅近几十年住过许多人，房屋已经损坏，要想住人还得好几个月漫长的时间。其时约克夫妇已经住过了格拉姆斯堡（斯特拉思莫尔的苏格兰祖传地）巴尔莫勒尔，圣保罗的瓦尔登贝里（也属斯特拉思莫尔家），桑德灵厄姆的切斯特菲尔德宫（作为公爵妹妹玛丽公主的客人）等处的窄小房子。这种境况对于一个国王的子女来说，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强忍着对这种局面的不满，公爵夫人在公开场合对于没完没了地搬来搬去毫不在乎，背地里却对她的婆家和丈夫的单身哥哥火冒三丈，由于他哥哥是太子，所以他在伦敦的家便安在十分宽敞的约克宫和圣詹姆斯宫。

随着产期的到来，公爵夫人决定在紧靠着伯克利广场的布鲁顿大街17号她父母那宽敞舒适的家中去生产。这是伦敦西区的贵族住宅区。沿着布鲁顿大街往前走，赫伯特、帕克南、斯托纳、坦南特和温德姆的大名先后闪现在锃亮的铜牌上，或者说整齐地排列在博伊尔的《宫廷名人录》中。象征着公爵身份的标志马车和箱子似的小轿车混杂在一起，拐向邦德街和伯克利广场。斯特拉思莫尔的住宅石砌外墙。希腊式的圆形立柱支撑着这栋房屋，周围的邻居是威严的乔治王朝砖砌建筑物。

这年冬天特别长，接下来一连几个星期，大雨滂沱。4

月20日，星期二清晨，26岁的公爵夫人进了产房，这时布鲁顿大街上的树光秃秃的，灌木丛花儿还未开放。到了晚上，3位护理产妇的助产医生确定婴儿为难产，必须进行剖腹产手术。根据旧法令，为了保证皇室孩子的真实性（防止用死胎的形式调换孩子），内务大臣威廉·乔因森·希克斯应召作为新生儿的见证人。就在他等得不耐烦时，约克公爵也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对等在接待室里的记者们说：“一定要为她们准备好咖啡和三明治。”外面已聚满了人群，皇室总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4月21日凌晨2点，就在她第三个结婚纪念日的前5天，约克公爵夫人生下了一个女儿。仍站在大雨中的人群听说这个消息都欢呼起来。一直在屋内焦急等待着的新闻记者和工作人员都喝起了香槟酒。帝国的法规要象从前那样在普通家庭中实行起来，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皇室成员无论得了何种疾病，都决不进医院，生死都必须躺在自己的床上。公爵夫人要动手术，便临时搭了个手术台，并照医院的程序进行了消毒。不过，当时倘若手术出现了意外，再准备更为先进的医疗设备就来不及了。

温莎城堡的玛丽王后和乔治国王早上4点钟醒来，接到了他们的第三个孙子——第一个孙女出生的消息。“真叫人放心，真令人高兴。”王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那天她和希腊的安德鲁王妃（即从前巴腾贝格的爱丽斯）共进午餐。爱丽斯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1885年出生于温莎城堡，16年后年近的女王才去世。她8岁时，当了即将成为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婚礼的女傣相。她自己 and 希腊王子安德鲁的婚姻却饱经沧桑。希腊王室被废黜，她的丈夫安德鲁王子遭监禁，皇

家被希腊共和国定为叛国罪，所有的财产全被剥夺，永远流放异国他乡。不仅如此，爱丽斯还经受着先天性耳聋的痛苦，虽然她口才不错，但讲起话来必须克服极大的困难。尽管遭受如此不幸，她仍然顽强地把四个十几岁的女儿和一个小小的儿子菲利普王子（他出生时排为王位的第六继承人）带在身边，四处漂泊。如果没有她的英国亲戚，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好象是有预感似的，菲利普的母亲在伊丽莎白出生的那天竟然和她的祖母在一起吃午饭。不过，她们讨论的是财政援助，而并非未来的联姻。后来国王和王后乘车到伦敦布鲁顿大街17号，去祝贺伯蒂并在那儿见到了约克公爵夫人的母亲西莉亚·斯特拉思莫尔，见到了婴儿，小宝贝肤色可爱，长有漂亮的金色头发。

《泰晤士报》用了大量篇幅报道其它国内外新闻——看来无法避免的大罢工以及俄国的形势，然后报道了新生的公主。文章提到，国王的两个小儿子格洛斯特公爵亨利（又叫哈里）和肯特公爵乔治继承王位的顺序都排到了后面。普遍认为，这位新生的婴儿眼下是第三继承人……

伊丽莎白公主在皇家梯队里的地位一点也不牢靠。却不说她父亲的哥哥皇太子威尔士亲王，这位英俊的32岁的单身汉几乎可以肯定他会结婚，他本人会有一个或者许多继承人，单是她自己的父母也没打算只要她一个孩子。她会排在弟弟后面，而且到头来还要排在他的孩子的后面。倘若约克夫妇不止一个儿子，她的王位继承权就将排到更远更远的后面了。

5月19日星期六，在白金汉宫的小教堂为婴儿洗礼，她

身穿爱德华七世，乔治五世和玛丽公主用过的洗礼罩袍，洗礼时取名为伊丽莎白·亚里山德拉·玛丽。说来凑巧，罢工也在两个星期前得到解决，春天终于来到了。一束束阳光射进了教堂，花坛里盛开着雪白、深红的鲜花。从温莎城堡拿来了1840年做成的18英寸金质洗礼盘，装满了从约旦运来的圣水。洗礼仪式由科斯姆博士，当时的约克大主教主持，他还主持过约克夫妇的婚礼。

玛丽王后这样记道：“当然，可怜的婴儿大声哭叫了。”

几个星期后，人们对小公主的兴趣转淡，保姆克拉拉·奈特夫人可以带着会微微向人们传送迷人眼神的小公主沿伯克利广场的沙砾路走一走了。孩子们都叫奈特夫人（夫人仅是一种称呼）为阿娜。她的护理充满着深情。她带大了约克公爵夫人和她的弟弟大卫·勃伊斯·里昂，也是她姐姐爱尔冯斯通女士的孩子的奶妈。阿娜是传统类型的无私奉献的奶妈。现在她对小生命的护理，一如既往，成了她全部的生活。假期或闲暇对她几乎没有什么用。她个子很高，身体结实，黑发中已夹杂着缕缕银丝，看上去远不止42岁。

阿娜照看孩子有自己的方法，而公爵夫人也很少干涉。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上流社会的家庭并不罕见，因为奶妈几十年如一日，护理是她至高无上的工作，是她的整个世界的缩影。通常在一个月以后，当婴儿离开正规的幼儿护士时，便完全交给奶妈看管了，至少在最初6年要负责孩子的抚养和学前教育。当一名奶妈真是一项神圣的职业，从事这项职业的大多数女人都象修女一样为此奉献了一生。也有肆意妄为者，玛丽王后做了年轻的妈妈后，当她发现雇用的一位奶妈从肉体、也许甚至是从性的角度虐待大卫和伯特时，